



名家百味文库  
华文出版社

刘丰农 著

# 谨防

# 扒手

我们应当爱美。但要爱真的美，  
不要爱假的美。行为纯洁，不做卑  
鄙龌龊的事，那是美。人格完全，做  
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那是美。到必  
要时，杀身成仁，死得干干净净，那  
是美。有钢铁一样坚固的身体，有  
金钢钻一样刚强而明亮的灵魂，外  
面穿件蓝布大褂，也掩不住他的  
美。



名家百味文庫

刘半农 著

# 谨防扒手

华文出版社



名家百味文库

编委会

主编

柴绍园  
许京生  
吴志实

编委

宋厚健  
秦浩  
周小平  
赵昶红  
李桐  
冯家华  
周伦苓  
张维特

## 编者说明

这套《名家百味文库》，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。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，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、随笔之类。首次推出的第一辑（共11册）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，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，百花齐放，异彩纷呈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。

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，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，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、学术观念、文艺观念等方面，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，有的仅是一家之言，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，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。

还应该说明的是，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，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，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、人名等方

面，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，为尊重原著，保持原作的面貌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。

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、指教，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半农杂文》集自序 .....      | (1)   |
|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.....     | (9)   |
| 致钱玄同 .....           | (21)  |
| 复王敬轩书 .....          | (23)  |
| “作揖主义” .....         | (47)  |
| 随感录·七 .....          | (53)  |
| 辟《灵学丛志》 .....        | (56)  |
| 中国之下等小说 .....        | (61)  |
|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..... | (87)  |
| 随感录·十五 .....         | (98)  |
| 答《对于〈新青年〉之意见种种》 ...  | (99)  |
|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.....      | (101) |
| “她”字问题 .....         | (104) |
| 致胡适 .....            | (109) |
|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.....       | (112) |

## 名家百味文库

谨  
防  
扒  
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寄周启明 .....          | (117) |
| 《敦煌掇琐》序目 .....      | (123) |
| 读《海上花列传》 .....      | (126) |
|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.....   | (145) |
| 悼“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” ..... | (148) |
|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.....     | (150) |
| 重印《何典》序 .....       | (153) |
| 《扬鞭集》自序 .....       | (156) |
| 《瓦釜集》代自序 .....      | (158) |
| 浑如篇题记 .....         | (162) |
| 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 .....    | (163) |
| 与疑古玄同抬杠 .....       | (166) |
| 也算发刊词 .....         | (169) |
| “呼冤”之余波 .....       | (172) |
| 译茶花女剧本序 .....       | (174) |
| 谨防扒手 .....          | (176) |
| 神州国光录 .....         | (178) |
| 开学问题 .....          | (180) |
|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.....  | (182) |
| 论胡适之的“好好先生” .....   | (186) |
| 老实说了吧 .....         | (188) |
| 为免除误会起见 .....       | (192) |
| “老实说了”的结束 .....     | (195) |
|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.....     | (201) |
| 《光社年鉴》二集序 .....     | (207) |

## 名家百味文库

## 谨防扒手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北大河·····           | (210) |
| 北旧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216) |
| 与女院学生谈话·····       | (240) |
|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·····  | (243) |
| 半农家信·····          | (245) |
| 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·····  | (248) |
| 五年以来·····          | (250) |
|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·····      | (254) |
| 致北平市长周大文·····      | (257) |
| 与张溥泉·····          | (259) |
| “女性”代“女人”根本不通····· | (262) |
| 因《茶花女》之公演而说几句····· | (264) |
| 甘苦之言·····          | (269) |
|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选·····     | (272) |
|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·····     | (275) |

## 《半农杂文》集自序

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，算到现在，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，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。这二十五年之中，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，通共有多少篇，有多少字，有多少篇是好的，有多少篇是坏的，我自己说不出，当然也更没有第二个人能于说得出的。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，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，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，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，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。所以，到文章写成，寄给了出版人，就算事已办完。到出版之后，我自己从没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：朋友们借去看了不归还，也就算了；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折猢猻，折小狗，也就算了；堆夹在废报纸一起，积久霉烂，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，也就算了。“敝帚千金”，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，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，总是太随便，太“马虎”：这大概是一种病罢？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。

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：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“过目即忘”，便是自己做的文章，过了三年五年之后，有人偶然引用，我往往不免怀疑：这是我说过的话么？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，我若只看见目录，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，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。更可笑的是在《新青年》时代做的东西，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，至今还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，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，至多亦不过“似曾相识”而已！

因为有这“随做随弃”，“随做随忘”两种毛病，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，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。近五年中，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：“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，可以印一部集子了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”虽然问的人很多，我可还是懒着去做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，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。但因为他们的问，却引动了我的反问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我印集子，难道我的文章好么？配么？好处在那里呢？”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。有人说：“文章做得流利极了”。有人说：“岂特流利而已”（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，他却没说出口）。有人说：“你是个滑稽文学家”。有人说：“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，你要怎么说，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”。有人说：“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，无论什么东西，经你一说，就头头是道，引人入胜，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”。有人说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看你的文章，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，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，总叫人神清气爽；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，叫人吃不得，呕不

得”。有人说……别说了！再往下说，那就是信口开河，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！

虽承爱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，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。说我的文章流利，难道就不是浮滑么？说我滑稽，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样胡闹么？说我聪明，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？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，说我举重若轻，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，没有见解，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？这样一想，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。这是老老实实的话，并不是客气话。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；一批判之后，虽然未必就等于零，总也是离零不远。正如近数年来，我稍稍买了一点书，自己以为中间总有几部好书，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。不料，最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，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，我仔细一检查，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，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“家无长物”。做人，做学问，做文章，情形也是一样。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，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，也未尝不可以，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：把白做的事剔了去，把做坏的事剔了去，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，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，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，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要叫人丧气，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。我的意思却是相反：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，也就值得努力，值得有勇气。

话虽如此说，我对于印集子这件事，终还是懒；一懒

又是两三年。直到二十一年秋季，星云堂主人刘敏斋君又来同我商量，而我那时正苦无法开销中秋书账，就向他说：“要是你能先垫付些版税，叫我能于对付琉璃厂的老兄们，我就遵命办理”。刘君很慷慨的马上答应了，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编了。但是，说编容易，动手编起来却非常之难：这一二十年来大半已经散失的东西，自己又记不得，如何能找得完全呢？于是东翻西检，东借西查，抄的抄，剪的剪，整整忙了半年多，才稍稍有了些眉目。可是好，飞机大炮紧压到北平来了！政府诸公正忙着“长期抵抗”，我们做老百姓的也要忙着“坐以待毙”，哪有闲心情弄这劳什子？惟有取根草绳，把所有的破纸烂片束之高阁。到去年秋季重新开始作删校工作，接着是商量怎样印刷，接着是发稿子，校样子，到现在第一册书出版，离当初决意编印的时候，已有一年半了。

我把这部集子叫作“杂文”而不叫作“全集”，或“选集”，或“文存”，是有意义的，并不是随便抓用两个字，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时下诸贤显示不同。我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，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，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，有许多实在要不得；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，总共有二十多万字，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，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，不如提出另印为是。这样说，“全”字是当然不能用的了。至于“选”字，似乎没有什么毛病，我在付印之前，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；非但有整篇的挑选，而且在各篇之内，都有字句的修改，或整段的删削。但文人通习，对于自己所做的文章，总不免要取比较宽容一点

的态度，或者是自己的毛病，总不容易被自己看出；所以，即使尽力选择，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。这是一点。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，和我自己的眼光决然不会一样的。有几篇东西，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坏，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；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，却从没有人选用。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：“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，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”，他还不肯听我的话，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。因此我想：在这一个“选”字上，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，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？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。说到“存”字，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“小的不敢”之意！因为存也者，谓其可存于世也。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千，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，求其能存一篇二篇，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！借曰存者，在我以为可存，然无张天师之妙法，岂敢作“我欲存，斯存之矣”之妄想乎？

今称之为“杂文”者，谓其杂而不专，无所不有也：有论记，有小说，有戏曲；有做的，有翻译的；有庄语，有谐语；有骂人语，有还骂语；甚至于有牌示，有供状；称之为“杂”，可谓名实相符。

语有之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“千古”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；要是我的文章能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，那已是千饶万幸，心满意足的了。至于寸心得失，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。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，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，所以要做文章，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：我是怎样一个人，在文

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，所谓“以手写口”，所谓“心手相应”，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。因此，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；什么“结构”，“章法”，“抑，扬，顿，挫”，“起，承，转，合”等话头，我都置之不问，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。所以，看我的文章，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：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，全无隐饰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；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；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，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，我文章中也是如此。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，那就是好处；你说是坏处罢，那就是坏处；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。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，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，只要是做得好。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知行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。我们翻了一翻，觉得就全体看来，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；但是中间有一句“风高谁放李逵火？”我指着向适之说：“这是句好句子。”适之说：“怎么讲法？”我说：“不可讲；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。”适之不以我说为然，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，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。而且，我敢大胆的说，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。但是，假使并不是好文章，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，那就是糟糕。譬如你有一颗明珠，紧紧握在手中，不给人看，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；若所握只是颗砂粒，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，也“像煞有介事”的紧握着，闹得满头大汗，岂非笑话！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，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，

也就只能做做懂的文章，无论是好也罢，不好也罢；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，我也只能自认为活该！

还有一点应当说明，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，是随着时代变迁的，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，可与昔日之我挑战。但所谓变迁，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，并不是说抹煞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。当然，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。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，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，亦不妨保留，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。否则，要是有人指鹿为马，我也从而称之为马；或者是，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，张先生写一句“圣天子高高在上”，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“小百姓低低在下”，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，时代之有无，也就成了疑问了。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，说有一个监差的，监押一个和尚，随身携带公文一角，衣包一个，雨伞一把，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。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，就整天的喃喃念着：“和尚，公文，衣包，雨伞，枷。”一天晚上，和尚趁他睡着，把他的头发薙了；又把自己颈上的枷，移戴在他颈上，随即就逃走了。到明天早晨，他一觉醒来，一看公文，衣包，雨伞都在，枷也在，摸摸自己的头，和尚也在，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！所谓“抓住时代精神”，所谓“站在时代面前”，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，何尝不想望呢？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，所以，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“落伍”，为“没落”，我是乐于承受的。

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，恍如回到

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，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；因此，有几篇文章之收入，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做得好，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；或者是，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——这种试验或努力，或者是失败了，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；严格说来，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抛弃，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，所以也就收入了。

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，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，合出一厚本，将来每次再版，随时加入新文；后因此种方法，于出版人及读者两方，都有相当的不便，故改为分册出版，每三百余面为一册。

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，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稿，书此致谢。

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刘复识于平寓。

##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

我尝说诗与小说，是文学中两大主干，其形式上应行改革之外，已就鄙见所及，说过一二。此篇专就精神上立论，分述如下。

### 一、曰诗

朱熹《诗传序》曰，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。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。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，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曹文植《香山诗选序》曰，“自如诗之根于性情，流于感触，而非可以牵强为者。而彼尚戈戈焉比拟于字句声调间也。则曷反之于作诗之初心，其亦有动焉否耶。”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有曰，“须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。格律不在性情外。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，率意言情之事。谁为之格，谁为之律，而今之谈格调者，能出其范围否。”可见作诗本意，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，用自然音响节奏